

校友·校友會·會刊

—慕容曉—

各位師長、校友，如果沒有什麼意外的話，當這本特刊送到您們手中時，應該已是二〇一九年的元月中旬。洛城的初春格外嫵媚，每年一度的南加州知用校友聯歡晚會也選在此時舉辦。

南加州知用校友會成立於公元 2000 年夏秋之間，若依我國朝代紀元方式，則當年可稱“校友會元年”，今年（2019）則是“校友會廿年”。校友會，顧名思義就是由某一個學校已畢業或曾經就讀該校同學所組成的一個聯誼性組織。既言聯誼，則相互通訊聯絡便是一項主要的活動。早年校友會在文書活動中的一個重點是編撰校友通訊錄。當校友會逐漸成長到一定規模之時，自然便萌生要有一份刊物的需求。本會首本會刊——《2002 年越南知用校友會年刊》——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出刊了。在過去這段漫長歲月裡，本會總共出版了十三本年刊和一本全球校友通訊錄。其中包括了四本特刊：（i）紀念唐富言校長 110 周年誕辰（2004），（ii）校友會成立十周年（2010），（iii）悼念創會校友韓國屏博士（2012）和（iv）紀念校友會成立第廿年暨母校創校 80 周年（2019）。

校刊可以說是校友會的身份證明（會章刊登於此），同時也是一個讓校友們相互交流的平台：校友會將其過往的活動透過會刊呈現給各地校友，校友們也藉此向校友會提供寶貴的意見。我們的會刊包含了下列四大單元：（1）文稿，（2）照片，（3）通訊錄和（4）廣告。文稿讓大家表達意見和抒發情感，照片記錄了往日的歡樂時光，通訊錄將大夥緊密地連繫在一塊（許多校友透過通訊錄得以重新連絡上失聯多年之昔日同窗），廣告除了是會刊印刷經費的主要來源外，更擔負了為校友們相互拓展事業，改善生活的崇高目標。

筆者是在“2013 年第三屆全球知用校友大聯歡”曲終人散之後，在本校高中第十五屆資深校友王大曼學姐的引薦下，加入這個嚮往已久的南加州知用校友會的。入會之初，獲分派到會刊組，主要就是協助會刊的編撰工作。其實早在這之前六年，筆者即與王大曼學姐有所接觸：事緣當年國文與地理科黃世明老師往生，筆者向校友會投了一篇名為〈一篇遲交的作文——悼念黃世明老師〉的文稿，而當時的審稿者就是王大曼學姐本人。事隔數年後，承蒙學姐青睞有加，予以引薦，不勝感激！回溯更早些時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之 1998 年 3 月 15 日，那是個星期天，筆者與另外三位知用校友，有幸參加了一個由唐立誠和黃世明兩位老師安排，在洛城蒙

市林肯酒店的一個聚會。會中大家商討了如何籌組知用同學會的事情（詳見前述首本年刊中，唐老師之〈喜見同學會的雛形〉一文）。雖然後來該項努力無疾而終，但兩年後，世界上首個越南知用中學校友會在美國南加州的洛杉磯誕生了（詳見2003年本會第二本年刊中，蔡濟聲學長之〈越南知用中學校友會的由來與發展〉一文）。

回憶這些年參與會刊的編撰工作，有一些心得可和大家分享。如前所述，會刊的內容有四大單元。筆者的主要工作在文稿部份。呈現在大家面前的一份所謂“作品”，是經歷過下列一連串的過程：包括從擬定徵稿主題、收稿、審稿、校稿（多遍）、定稿到付梓。文章除內容外，還有其形式（排版和格式）的展示也相當重要。舉凡如橫排、直排、單列、雙列、字體、嵌圖…等等。這些後期處理工作都是非常瑣碎且擾人的，然而，這卻是一個必要的、無可避免的過程。正如俗云：「慢工出細活」，而會刊的編撰就是一樁不折不扣的“細活”。筆者欲指出在此過程中，最難掌握的就是排版。咋看下，現在人們普遍都擁有個人電腦，亦具備基本的文書處理軟件如 Microsoft Office，卻因各人所用工具版本的不同，造成了令人頭疼的檔案相容性問題（compatibility），加上我們都是業餘性質而非從事印刷排版行業的專業人員，難免流於眼高手低，雖云：「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其實筆者心想能否勝過諸葛亮倒在其次，只要能如期出刊，不變成「豬腳涼」就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了！

圖片部份，目前現有的一些軟體如 Photoshop，在圖片的編輯上能幫助我們製作出優美及異常奇幻的一些效果，然而最關鍵的環節卻是圖片的說明，也就是俗稱的‘字幕（caption）’，總不至於每頁圖片上只有一個概括性的說明，如“…剪影之一”、“…剪影之二”、“…校友們合影留念”等等這樣千篇一律的空泛字眼，而其中每張個別圖片的說明卻付之闕如。筆者認為沒有“說明”的照片猶如沒有靈魂的軀殼，一幀附有恰如其份之說明的照片，確定會給觀賞的讀者帶來賞心悅目的感覺。

談到通訊錄的製作，問題更具挑戰性。首先要確定資訊的正確性與及時性，這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事，尚幸我們校友會連絡組組長是此方面的長才，充分掌握全球各地一千八百多位校友的連絡資訊。畢竟在繁重瑣碎的校對工作下，難免百密一疏，加以工作同仁間連繫不足，事情就是那麼湊巧地發生在筆者胞姐身上。胞姐是本校高中第十六屆畢業生，現居美國俄亥俄州，但陰錯陽差地誤植在南加州校友範疇內，使得身為編輯之一的筆者愧對老姐的埋怨。至於通訊地址格式的編排，以往因同時考慮到寄發通知郵件的需要，故採取“信件標籤”的格式印行，但此亦增加

了在排版上的一些困擾，每當資料有所修正，即牽一髮而動全身。最後我們只好隨俗，在 2017 年印行的校友通訊錄中，改採了 Excel 之表列格式化來呈現。各位有否留意到，本次的特刊即缺少了通訊錄這個單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未能及時全面更新資料，乃決定寧缺勿濫，與其刊登逾期甚至不正確的資訊，還不如從缺。

廣告部份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徵募和尋找願意贊助的商號。內容方面，我們的方針簡單明確，就是不刊登違法和不實的廣告。

綜合上述各點，筆者體會到會刊或任何一本刊物的編撰，在在都要求所有參與者具備下列幾個主要的條件：〈一〉熱忱（PASSION）、〈二〉耐心與毅力（PATIENCE）、〈三〉良好的籌劃與協調（PLAN）和〈四〉足夠的財政支援：斗零（PENNIES），壹分雖小但集腋成裘。綜觀此 4P，雖曰老生常談，卻是真事實和硬道理。最後，或許還真的需要老天爺眷顧，來點運氣吧！

接下來談談會刊本身存廢問題。有人認為會刊的大部份功能可以由校友會的網站來取代，暨環保又節省印刷開支，有人則認為會刊（印刷版）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是通訊資料不適宜在網上公開。綜合大家的意見後，校友會作出了以下的初步決定：會刊仍然保留，但為了節省日益高昂的印刷費用，年刊改以網路電子版方式在校友會網站刊登，至於特刊則視個案來處理，衡量當時的主觀客觀條件再決定是否以印刷版面世。走筆至此，大家心裡應該料到本次的特刊，非常有可能是最後一次以紙本印刷的方式出現，果若屬實，這可稱得上是“末代珍藏版”了。

對筆者而言，這是一個頗為傷感的個人問題。筆者是一個“書癡”，自幼即酷愛看書，吃飯時看，如廁時也看，每晚睡前無書不能成眠，已成為多年的習慣，在床上捧著書本的感覺真是舒泰無比。當年在越時就是靠著這種愛書的癖好來應付秀才會考，效果奇佳。由愛書進而推及至各類印刷品。綜觀本會十四本出版物中，最令筆者愛不釋手的就是 2002 年那本年刊，除了因是“創刊號”的特殊性內容外，其樸素無華的外表更是吸引筆者的最大原因，當你把它捧在手上接觸到那有點粗糙而不甚光滑的書皮時，依稀能感受到從師友們文章裏傳來的那股暖流，真箇是有某種令人‘銷魂’的遐思！很難想像得到抱著冷冰冰的愛瘋（iphone）和愛拍（ipad）上床會有同樣的感覺。

紙本印刷會不會終有一天走入歷史，筆者不知道。數千年來人類的歷史文化能夠延續流傳，四大發明中的兩項—造紙與印刷—確實是功不可沒。不要認為今天的 3C 產品能全面取代紙本印刷品。試問諸位，今天若要獲取儲存在於一張十多廿

年前流行的磁碟片（floppy disk）內的資料，是不是要大費周章，非得透過不同的界面轉換才能達到目的。同樣地，想像一下數千年後的考古學家尋獲一個今天非常普遍的隨身碟（USB Flash Drive），是否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反之，吾人卻可以十分輕鬆地在故宮博物院內直接欣賞到唐宋時代書畫家的傑作。特別強調一點，筆者從未否定過 3C 產品其它的眾多優點。

在紙張上閱讀東西具有高度機能性，幾乎是人類的第二天性，其中涉及各種感官的投入：眼看、耳聞、鼻嗅、手觸、乃至舌嚐（有人習慣在翻頁時先將手指放在口裡沾點唾液）。數位 3C 經驗就是少了油墨的味道、紙張捲曲的沙沙聲和手指碰到紙張質地上摩挲的特有觸感。以承載工具來說，電子書有非常多的優勢，但是閱讀的經驗兩者卻大不同。人們看紙本書時，比較容易專心，看過之後好像印象比較深刻，尤其對於內容較多而且複雜的主題。人們在網路上大都只查資料，幾乎不曾在電腦裡看完一本書，卻喜歡拿著真正的書那種感覺。

全球最大的出版電子書及線上購物集團亞馬遜在幾年前推出電子閱讀器時就做過研究，他們發現，實體書最大優點是它會自動隱形，當你翻開書頁開始閱讀，書的實體就不知不覺消失在眼前，只剩下書上的文字和作者的思維活躍在我們的意識裡。但是在網路的閱讀常常會受到干擾，你會知道你正在閱讀或搜尋某個東西，換句話說，閱讀一本實體的書很容易一下子花幾個小時，完全沉浸在作者所建構的世界中。書本不見了，一切形體包括自己也不見了，就只剩下抽象的心靈與想像的世界在流動，這是非常美好的經驗。

成、住、壞、空是宇宙間不變的法則，沒有永恆的事物，唯一不變的是「時時刻刻都在變」，還有就是筆者在加入校友會時「為會刊編撰貢獻綿薄之力」這項初衷。就此擱筆！

脫稿於民國壹百零七年十月卅一日
歲次戊戌九月廿三夜亥時
定稿於立冬日



早年曾積極推動組織知用校友會的老師和同學
左起：蔡繼立、劉國忠、黃世明老師、唐立誠老師、史振誠、筆者
1998年3月15日攝於南加州蒙市林肯酒店

作者本名龍思聰(TD-12813)，本校高中 33 屆、初中 32 屆、小學 28 屆畢業。是母校的鐵桿粉絲和堅實擁躉。退休後常用慕容聰和司徒璧聰兩筆名撰文。現居花旗國加尼福尼亞州洛杉磯愛爾蒙地市朗冰園寓所。

——編者

What we do during our working hours determines what we have; what we do in our leisure determines what we are.

— George Eastman

我們在工作時間所做的事，決定我們的財富；我們在閒暇時間所做的事，決定我們的為人。

真正的生活應是處於一種不知不覺的理想氣氛環境中，沒有口號，沒有八股，只尊重生命的可貴。以合情合理的態度對待生活，不去追求絕對的完美，不去尋找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窮究不可得知的東西，自然平和曠達。

— 王保雲 明道文藝